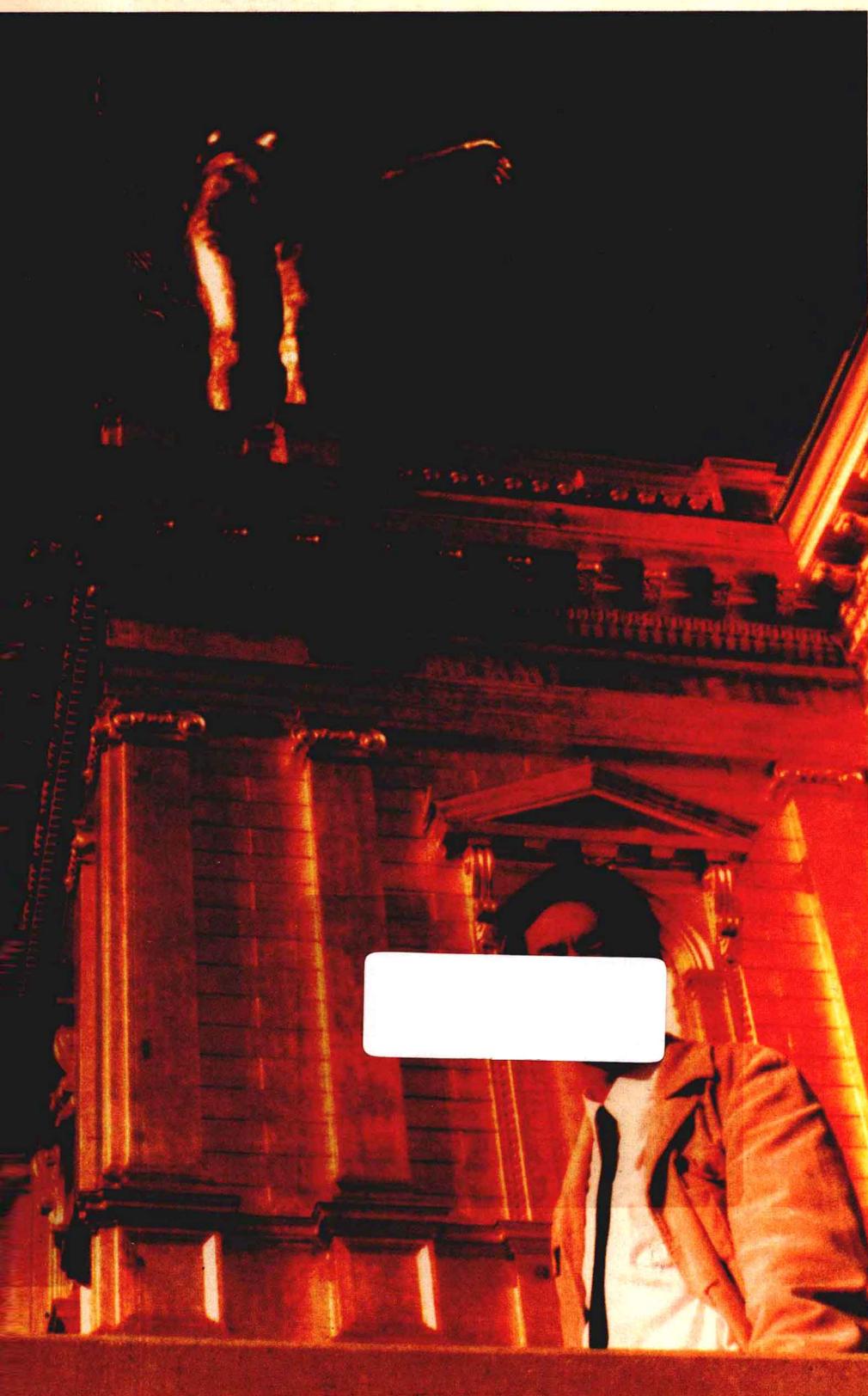


啸声：西方艺术纵横谈

XING XIAOSHENG AND CONVERSATION IN OCCIDENTAL ART

啸声◎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啸声：西方艺术纵横谈

啸声◎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2年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啸声：西方艺术纵横谈 / 邢啸声著. —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480-1252-8

I. ①啸… II. ①邢… III. ①西方艺术—艺术评论
IV. ①J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3270号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责任编辑：魏林陈军
封面设计：梅槁
版式设计：汪宜康

啸声：西方艺术纵横谈

邢啸声 著
出品人：陈政
出版：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子安路66号
邮编：330025
网址：www.jxfinearts.com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江西华奥印务
版次：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3.75
印数：3000
ISBN 978-7-5480-1252-8
定 价：99.00元
赣版权登字-06-2012-304

前言

2008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三十年，也是我转到西方美术介绍工作的第三十年。这一年，我把分散各处的、自己曾经应邀登客堂、入画室、与彼等相识相知的当代欧美优秀艺术家的介绍文字收拢到一起，编集出版，称《当代世界艺术名家与中国》。

那本文集的亲历性质，把我无由认识的古今艺坛精英的介绍文字和其他各类论述一概排斥在外。如今回顾，这方面文章的数量同样不少，而且涉及的领域又很多，觉得也还有作为资料保存下来的价值。于是，不免想到要另编一集。这本文集，因为是我谈古论今，说东道西，讲别人也讲自己，还介绍了一些冷门艺术，就以《西方艺术纵横谈》为名。

《西方艺术纵横谈》分三部分：“古今纵横”是记考察，谈感受，发议论，涉及我接触到的古今中外名胜遗迹或逸闻逸事，自己或他人著译的序跋，为展览撰写的专文或评论等，凡四十篇；“艺苑芬芳”则介

绍欧美艺坛一些我感兴趣并了解他们作品的历史人物，对他们的为人为艺作出分析和评价，共二十五篇。其中关于普桑、瓦托、普吕东和惠斯勒四位的文章，是我尚未访欧时参考外文图书资料编写的，自己还没有亲见原作的切身感受，如今作为“文献”，也收录在内；“异彩纷呈”对通常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几种西方“小艺术”如镶嵌画、彩窗、壁毯等，略述其胜，聊备一格，以供读者赏玩，计五篇。

这本文集，和《当代世界艺术名家与中国》一样，也是我三十年工作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历时许久，文集内容的驳杂，体例的不一，以及自己见识的深浅，时代风尚的变化，无疑会扰乱读者。不过，我的宗旨是一贯的，即甄选优异，拒绝垃圾，而且但凡述及，定要重实事而避虚妄，议论必得从真知实感而发。我由衷希望，并且敢说，读者会从本书得到一些实在的东西。

目录 contents

前言

古今纵横

- 阿尔塔米拉史前岩画参观记 /2
访拉斯科洞窟 /11
埃及与希腊：收与放 /14
法尔内塞宫的壁画 /18
寻找出行归来的阿波罗 /25
法国未来影像世界 /28
在中古修院回廊里 /30
中世纪艺术与罗丹 /31
我与但丁（附：回到拉文纳） /39
《法国绘画史》译后记 /43
《法国雕刻》前言 /45
欣赏欧洲的“北方画派” /46
西班牙绘画演变的启示 /51
《西班牙雕刻》前言后记 /59
西班牙建筑概述 /64
眼中的西班牙，心中的爱 /67
寻梦墨西哥 /70
研介西方文化的拦路虎：冠“圣”人名 /72
东风不是旧相识——中西文化交流的误区 /75
巴赞的《艺术史》 /78

- 保罗•克洛岱尔的《以目代耳》 /81
保罗•高更的《诺阿•诺阿——芳香的土地》 /83
古罗马人在看着我们——浅谈古罗马肖像艺术 /84
从“复制品展”认识普拉多博物馆 /86
意大利20世纪艺术的辉煌——评MART馆藏精品来华展 /92
20世纪拉美艺术——蓬皮杜中心“1911年至1968年拉美艺术展”观后 /98
林的神怪精魅 /103
林的陶艺 /108
林——一位广东人的儿子 /110
魂归故里——记维弗雷多•林作品来华首展 /119
米罗的世界：童年梦与幽默感——纪念米罗百年诞辰 /121
米罗：东方精神——谈米罗后期艺术 /126
寓真情于荒诞，化腐朽为神奇——浅谈米罗雕塑 /130
米罗与中国 /133
蒂森夫人藏品展漫谈（6篇）（附：马德里蒂森博物馆） /136
 从苏尔瓦兰到毕加索 /136
 苏尔瓦兰最引人注目 /137
 还有戈雅、马德拉索、索罗利亚…… /138
 19世纪美国风光 /140
 印象主义：光与色的交响乐 /141
 从卡纳莱托到康定斯基 /143

漫谈古根海姆博物馆藏品展（9篇）	/148
“现代艺术之父”塞尚在我们眼里	/148
凡•高之所以成为凡•高	/149
文雅的野兽与疯狂的表现	/151
莫迪利阿尼与夏加尔：巴黎画派异彩纷呈	/152
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和迪尚的陈与新	/154
立体主义从解析到综合	/155
抽象种种	/157
围绕着超现实主义	/158
塔马约又来中国	/160
艺术市场杂谈（3篇）	/162
艺术家与现代社会	/162
画廊	/163
收藏家与评论家	/165
阴影下的画市——从1992年FIAC看当前西方艺术市场与艺术创作	/167
智利美术	/170
追踪里韦拉赠送中国的那幅画	/175
塔马约继承人忆塔马约访华	/180

艺苑芬芳

现代西方雕塑十五杰作（15篇）/185

叱咤风云的挥剑女神——布德尔的波兰史诗 /185

被缚的女奴——马约尔纪念布朗基 /186

从米罗童心中飞出的吉祥鸟 /188

摩尔的有机抽象 /189

招致灭亡的奇迹——马里尼的骑士与马 /190

达利忧郁的卵形沉思 /191

颠倒阴阳的加加略《母爱》 /192

抽象雕刻的鼻祖布朗库西：本质与单纯 /193

沃特鲁巴：人体与建筑 /194

她从睡梦中散发出安谧的幸福 /195

将尽情的欢乐洒向四方——沃特尔斯的狂女 /196

耶斯佩尔斯——从大块文章求浑然之气 /198

凡人琐事的诗情画意——曼祖与模特儿 /199

贾科梅蒂为人类要求生存空间 /200

考尔德穿行空间的线 /201

美与信仰——面对安杰利科的壁画《天使报喜》 /203

鲁本斯的芫与菁 /205

读韦梅尔兼谈风格 /210

凡•高：巴黎的“脱毛”及阿尔的“羽化”	/222
古典主义旗手普桑	/230
瓦托的“宴乐图”	/235
普吕东	/242
画家雨果——纪念雨果诞辰200周年	/245
一曲赞美自然的新歌——莫内的《日出印象》	/247
欢迎你，罗丹！	/249
布德尔的英雄情结	/257
马约尔：“我要找的，是意念。”	/260
月是故乡明——夏加尔艺术的恋乡情结及其表现形态	/270
洋“八大”莫兰迪	/274
妙哉，高迪！	/280
鬼才达利	/283
达利的悲剧	/290
菲加里的绘画：一方风土，一方人情	/293
女中豪杰伊斯基耶多	/297
关于卡洛	/302
巴罗的诗情画意	/308
美国19世纪印象派画家惠斯勒	/315
乱真的背后——谈汉森的世相作品与迪安德烈亚的裸女塑像	/321

异彩纷呈

镶嵌画集锦 (4篇) /325

古罗马的地面 /325

拜占廷的墙面 /328

中世纪的发扬 /331

现当代的复兴 /334

东西方手绘插图 (2篇) /337

东方名作 /337

西方名作 /342

法国彩色镶嵌玻璃窗 /347

西方壁毯经典 (3篇) /352

罗曼的辉煌 /3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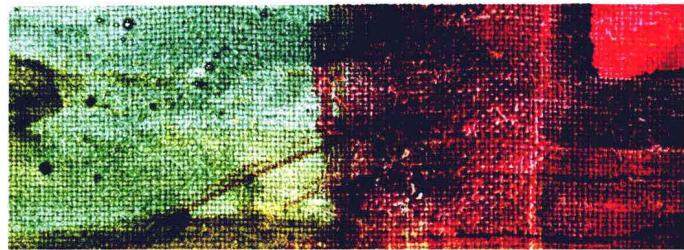
哥特的瑰丽 /357

近现代的丰富多彩 /362

法国的景德镇——塞弗尔艺术陶瓷 /366

啸声 西方艺术纵横谈

古今纵横



阿尔塔米拉史前岩画参观记

1988年5月，我应西班牙外交部邀请，专程赴西班牙考察该国美术，以便为撰写《西班牙美术史》做必要的准备：对实地实物的调查研究，资料的搜集，同有关艺术史论家接触，访问当代美术名家。此行费时近半年，几乎走遍这个“远西”之国；收获之丰，超出预计。这不得不感谢东道主西班牙外交、文化两部的盛情款待，其他各方友人的帮助，以及旅西侨界诸位挚友的热心。考察中值得记述的事情委实数不胜数，但最令我兴奋的毕竟是参观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人类最早的美术遗迹：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窟原始壁画，这是世界美术通史以及西班牙美术史开宗明义的第一章！

为保护原始遗迹而对公众关闭洞窟，已经有几十年了。即使专业人员，亦须在半年至一年前提出申请，而获准与否尚在未知之中。据称，接待专业考察者，仅每日数名而已。我曾于1985年秋从巴黎到西班牙作个人考察，既无身份，为时又短（仅一个月），闻此情形便不敢发心动念，只得在马德里国家考古博物馆前院地下的复制洞窟里看了个大概。这次既是应邀，便由外交部出面安排。阿尔塔米拉博物馆负责接待的女士马格达莱娜（Magdalena）特意打长途电话到马德里，告诉我被邀请参观的消息，日期定在1988年7月14日上午10时45分（如此精确！），问我有无困难。我答没有，但请她再给一个名额，因为有位朋友要从法国过来看我，日期也是这天。马格达莱娜一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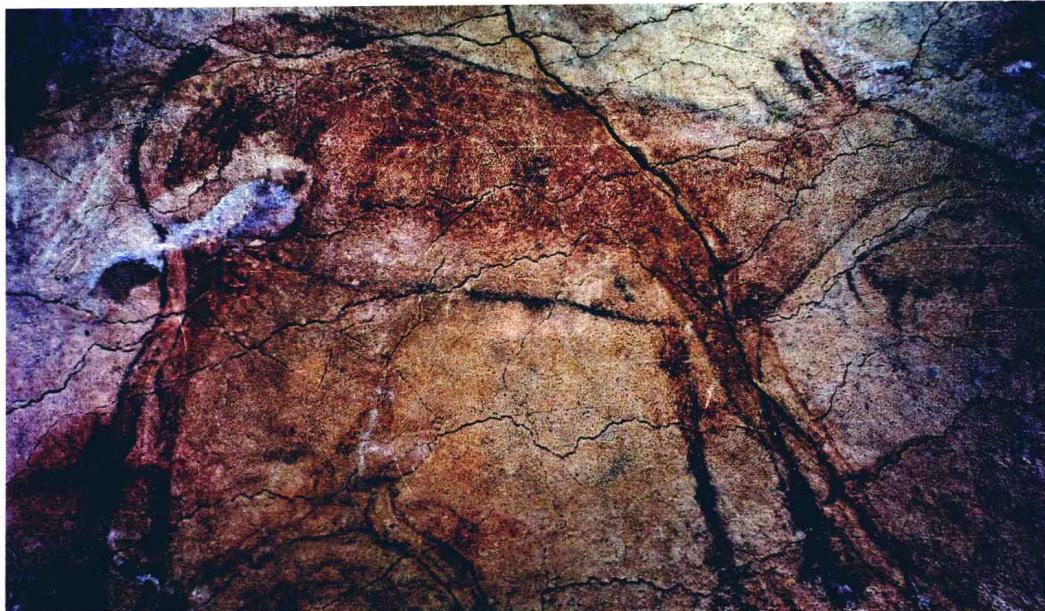
应，并说即刻寄出书面邀请。果然，数天后，我便接到由该馆馆长费代里科·贝纳尔多·德·基罗斯（Federico Bernaldo de Quiros）签名的正式邀请信。

怕误了约会时间，我提前一天从马德里动身北上，当日午后抵坎塔布里亚海滨城市桑坦德过夜。次晨搭乘一段长途汽车，然后雇计程车才到得滨海桑蒂利亚纳郊外二公里处的阿尔塔米拉。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仅十分钟。其时，从巴黎赶来的瓦莱丽·布里埃（Valérie Brière，艺术评论家，现任蓬皮杜中心主席办公室主任）正在博物馆门口等我。我们两年前在巴黎分手，不料竟会在这样意想不到的“背景”上重聚，彼此都十分兴奋。

此地虽然靠海，却是岗峦起伏，跌宕有致，而且一年四季青翠欲滴，只不过阴雨天气极多。我到的这天，便是浓云密布，细雨阴风。好在钻进洞里，风雨也就不关事了；况且，我们的心情胜于三月阳春。

那个举世闻名的洞，恰是隐匿在一片葱茏之间。博物馆建在洞口，小楼玲珑别致；3间展览厅陈列图表及考古发掘的文物，有视听介绍，另设书亭及咖啡厅，供购买图书资料及休息之用。

马格达莱娜同我通过电话，见面如逢故人，以由衷的西班牙热情拥抱我，并郑重相告：我是他们接待的第一个中国专业考察者，所以馆方特别重视，一得到外交部通知即为我



大鹿 阿馆供稿

安排，只是馆长暂时离开，不能亲自迎接，甚感歉意。她已找好一位馆员做我们的向导。

史前艺术西斯廷礼拜堂——阿尔塔米拉洞窟

我们兴冲冲跟着向导来到山洞铁门前。向导打开锁，把我们领进“前厅”，即第一个洞，一边热心讲述此洞的发现经过：1868年，一位名叫莫代斯托·库比利亚斯（Modesto Cubillas）的人，带狗打猎，偶然发现山洞的天然入口。这一消息引起另一位对史前学有浓厚兴趣的马塞利诺·德·萨乌图奥拉（Marcelino de Sautuola）的重视。他终于在1875年初探此洞。他一心想找到原始人生活的遗迹，便把目光朝下，使劲地在地上搜索，丝毫不曾想到要去注意低矮、潮湿而又黝黑的洞顶。想必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好无功而返。然而，他并不灰心，1879年携女再来，或许仍旧是眼睛向下吧，倒是7岁的小玛丽亚在

电石灯的微光里看到洞顶奇妙的图画，便惊呼起来：“你看呀，爸爸，牛！”萨乌图奥拉的惊诧及欣喜是不难想象的。至此，阿尔塔米拉洞顶原始先民的手迹，在沉睡了二万五千年至一万五千年之后，又在后代子孙面前重新显示出无穷魅力。

瓦莱丽不懂西班牙语，由我充当翻译。不过，这段故事，对于读过艺术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然而，一旦身临其境，听着却分外亲切动人。其实，这还只是故事的上篇，还有下文。

萨乌图奥拉断定这是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次年（1880年）即发表题为《桑坦德两省史前遗物札记》的小册子。可是，他的论述遭到史前史界的否定，纵有好友马德里的维拉诺瓦教授（Vilanova）一再为他辩护，也无济于事。而抵制这一发现的意义及阿尔塔米拉洞原始壁画价值的，主要是当时占据史前史界霸主地位的法国学者。但自1895年起，在法国境内的石洞如拉·穆特（La Mouthe）、孔巴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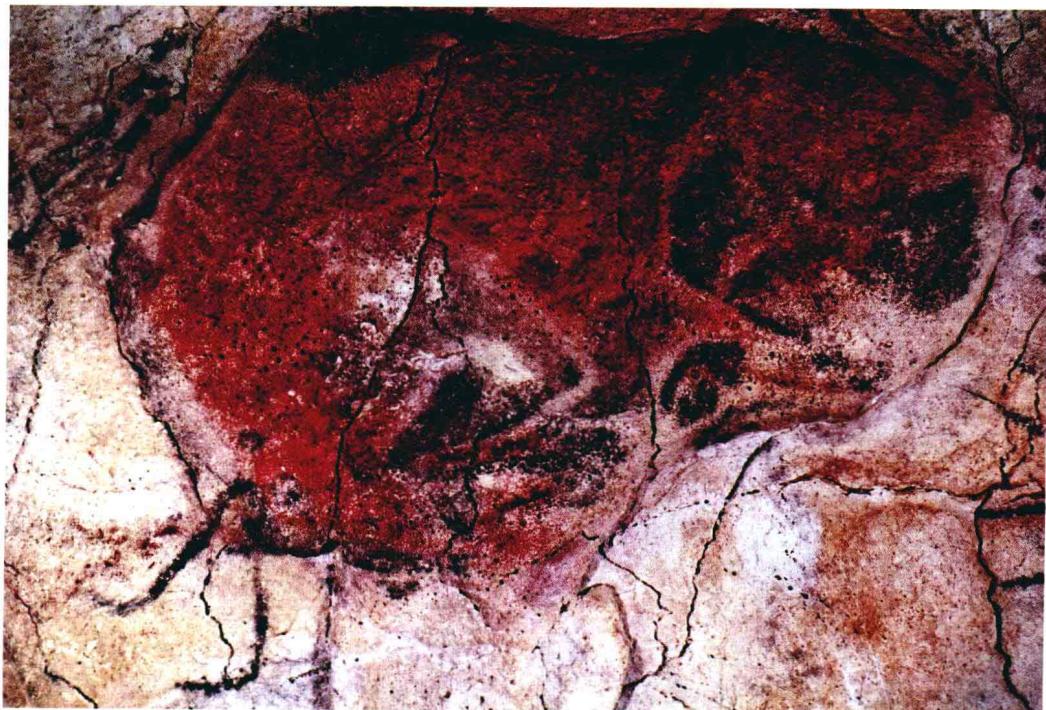
尔(Combarelles)、丰·德·戈姆(Font-de-Gaume)等处也陆续发现类似的壁画时，骄横的法国史前史学家才不得不改变原先的顽固立场。于是，世界知名学者纷纷赶到阿尔塔米拉，考察及研究工作从此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展开。此地的史前遗迹，作为人类早期艺术的辉煌凭证，终于名声大振，受到举世瞩目，阿尔塔米拉洞窟也有了“史前艺术西斯廷礼拜堂”的美誉。遗憾的是，最初为此作出贡献的萨乌图奥拉和维拉诺瓦教授都已作古，竟未能看到后来的这番光景。世间事常如此，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向导讲完前半段故事时，我们已在第二洞。第二洞为主洞，亦即赫赫有名的“绘画大厅”。此洞长18米、宽9米；洞顶原先很低矮，人在洞里不能直腰而立，如今早已挖地逾米，可以直立仰视。阿尔塔米拉神奇的壁画，

荟萃于此厅洞顶。

洞顶中央及左侧，层层叠叠铺盖着图画，先画后补，大小穿插，几无空隙。其中形象大半为野牛，计16头，或立、或卧、或跃起、或回首……情趣不同，姿态各异。另有一鹿、一马及二野猪。此外，也还有一些“抽象图案”。动物的尺寸，一般与真物同大，也有极小的，似乎专为填补空白而画，而最大的是那只鹿，身长竟达2.5米。

动物形象涂有颜色，是此洞的特点。颜料仅用天然赭土，很可能是调入兽脂后使用。这些画，以前大抵在图画上见过，也以为极美。此番身入真洞，面对真迹，只觉得纸上没有凹凸明暗、不能显示环境气氛的印刷品，只是给人一个虚假的表面印象而已。洞里原作最感动我的两点是：“勾勒”与“借势”。所有动物形象均用植物炭勾勒，尤其注重口、鼻、眼、



卧牛 阿馆供稿

角、蹄等最富特征的部位的刻画。用线往往果断肯定，准确有力，而且富于节律变化，仅寥寥几笔，便能造型而且传神，充分显示出原始艺术家敏锐的观察力、娴熟精湛的技艺和天趣盎然的审美心理。有几头画在洞顶鼓突圆石上的野牛尤为精彩，借凸石的优势，既表现出卧牛首尾蜷缩的神态，又给人以庞然大物的体积感。其中一头牛身上涂色，口眼四蹄略施几笔木炭，至于向外挺刺的两角，出笔如锥，入“石”三分，实为神来之笔！全画浑然天成，如真牛在卧。二万五千年前人类先祖已有此等手段，能不令人倾倒？

转到第三洞。洞顶甚高，洞内作品以石上线刻为主，大抵是麋鹿之类的造型，尺寸不大，也有抽象图案。在一块悬石的左侧，刻画一马，神态极佳。第四洞为一左转的长廊，尽头有左右亦即第五、六两洞。长廊两壁作品也以线刻为主，鹿类形象居多，仅一马以炭笔勾出。左室则多炭画，入口右壁即画有一头硕大的野牛，左顾，神情毕肖。右室线刻不多，却通第七、八两洞，而后洞突然变窄，如阑尾，为阿尔塔米拉洞窟终止处。第七洞与第八洞都没有什么作品，唯在与“阑尾”相接处的左右两壁，刻画着不少鹿头，手法都很熟练。

阿尔塔米拉洞窟，全长不过270米而已，我们在里面却好似走了很久很久……是的，二万五千年！

馆长与洞主——费代里科和何塞

出得洞来，谢过向导，复见马格达莱娜，告诉她我们欲向馆长面致谢忱。可是，馆长费代里科正在25公里外的维埃斯戈桥锁（Puente Viesgo）城堡山洞窟（las cuevas del Monte del Castillo）。这位热情好客的女士立刻同馆长通电话，报告我们的访问。然后她又



手印 阿馆供稿

把我和瓦莱丽介绍给在此办事的城堡山洞窟的负责人何塞·玛丽亚·塞巴略斯·德尔·莫拉尔（José María Ceballos del Moral），因他正要返回自己的“领地”。这位“洞主”在车上向我们介绍他掌管的城堡山4洞：城堡（El Castillo）、钱币（Las Monedas）、烟囱（Las Chimeneas）、帕斯女人（La Pasiega），而且豪情满怀地宣称：城堡山史前壁画绝不亚于阿尔塔米拉，无非是发现较晚，名声不及而已。我和瓦莱丽自然被说得心动，只是犯愁，因为此地没有公共交通工具，

倘若时间一晚，则如何返回桑坦德市？何塞一挥手，说：“不要紧，我就住在那里。开车送你们到旅馆就是了。”

城堡山海拔355米，比阿尔塔米拉地势略高，青山绿水，风景宜人。4个洞都在山腰，彼此相隔仅400步。

费代里科已在洞口接待室等我们，彼此见面，十分亲热。略微寒暄，我便取出一盒中国墨作为赠礼，以谢对我的特殊照顾。费代里科对墨上精致的国画非常喜爱，由此大家谈到中国绘画艺术。馆长说：“何塞的这几个洞里，有不少画同中国绘画很相似。你一定会有很多兴趣的。”众所周知，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有几匹马，因似“昭陵六骏”一类作品的形态而命名为“中国马”。我问他是否出于同样原因，他说不是，拉斯科的“中国马”是形似，而此地的许多作品纯粹是用线描绘，画法与中国绘画相近。他劝我们先下洞看看，便知分晓。

费代里科和何塞各有所务，眼下分不开身，只得由此地的“洞主”何塞找来一位工作人员，带我们先下城堡洞。看完此洞，已是中午时分，何塞开车把我们送到山脚维埃斯戈桥镇的一家饭店。饭后，他又接我们上山，并提灯亲自陪我们看了钱币和烟囱二洞。城堡山之行本不在计划之内，却使我们不仅大饱眼福，而且结交了两位豪爽热情的朋友。

“洞主”的自豪果然有理——城堡山诸洞

城堡洞于1903年由西班牙杰出的史前史学家埃米利奥（Hermilio）发现。

在大而深的“前厅”，费代里科的妻子V. 卡布雷拉·瓦尔德斯（V. Cabrera Valdes，也是考古学家）正带领一队来自各地的考古学

生，在极高的脚手架上做发掘工作：他们的面前是18米厚的考古层断面，包括了旧石器时代的几乎各个阶段。我们不便打扰，便随向导沿洞壁石阶转到第一个洞入口。向导开锁推门，用手电照明，带我们进去。

城堡洞有5厅2廊，总长320米。其中，第一大厅最宽敞，长30米，宽25米；大厅又连一室，长25米，宽10米。大厅入口处右壁刻着一头硕大的长角动物，神态如生，似在向洞里窥探。

城堡洞诸厅廊两壁及洞顶的绘画与石刻，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何塞的自豪果然是有道理的！此洞作品，从时代看，分早晚两期：早期在一万五千年前后，晚期在一万年上下。至于风格与手法，则丰富多彩，既有具象、抽象之分，又有刻、画、喷（如阴纹手印）之别；有的施彩设色，有的仅用炭线勾勒，也有借势造型的。总之，花样繁多，各尽其妙，可惜这里不能一一详记。仅举一件借势造型的“雕刻”作品为例，便可看出史前艺术家的慧心与巧手：一块悬石只涂一个黑点（鼻孔），再画一个黑圈（眼睛），低俯的牛头便立刻活灵活现。至于抽象画的含义，始终是谜：排列有序的红色圆点代表什么？是否与原始的历法或天文星象有关？内有平行及交错网线的长方形图案又作何解？是原始人狩猎的陷阱吗？那些向心的或辐辏的线呢？是向野兽投去的密集的标枪？是表现围猎的紧张场面？向导没有解释。

何塞终于安排好他的事情，专门来陪我们。从城堡洞前行500米，即到钱币洞。此洞景观最佳：奇异的石世界可以激起无限的想象，真个是天造地设、鬼斧神工，非笔墨所能形容！何塞说：此洞是1952年初才由当地守林人布兰科（Blanco）发现；同年4月8日，工程师加西亚·洛伦索（Garcia Lorenzo）前来踏勘。因为在洞里找到23枚天主教双王时代的钱